



金宇澄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宇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望 / 金宇澄著.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95-6495-8

I . ①回… II . ①金… III . ①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7052 号

出品人 : 刘广汉
责任编辑 : 阴牧云 谭思源
装帧设计 : 黄 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 541001)
网址 :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 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 256401)

开本 :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 11.125 插页 : 7 字数 : 144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目录

一 ○ 我的父母

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

二二 ○ 黎里·维德·黎里

我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

一五九 ○ 上海 · 云 · 上海

「我不甘心沉沦，挣扎着不愿被巨浪吞没，求生必须划到彼岸，我没有学会在激流中游泳，觉得筋疲力尽，忽而沉下，忽而浮起，需要切实的援手，来拉我一把。」

「去年一年痛苦，原想今年会好些，但让我失望。如果他能回来，我什么都不怕了，拙笔不能道出我的心情之万一。」

三三九 ○ 我们回望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

我的父母

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
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
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
活的一对。

一切已归平静

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東西。”他對母親說。

他的兩頰早有了老年斑，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銳談鋒，即使面對他熟悉的“地下黨”電視劇，也一般在沙發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記得有一次，他轉過臉對我母親說：“冷天里還穿法蘭絨料子？白皮鞋？”

母親耳聾，不習慣助聽器，膝上堆着報紙和一本《中國老年》雜誌，看一眼屏幕，沒明白他的疑問。

這是我聽到父親唯一的不滿，他的話越來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淪陷”期的中共情報人員，常年西裝革履，也經常身無分文，為失業苦惱。

“穿不起西裝，總要有七八套不過時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過去就叫‘洋裝癩三’。”

他不許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惡痛絕，“日本飯是最壞的東西”。或許，那是我母親講的，五十年前，他誤將盤子裡的生豬血當作番茄醬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組織在東京暴露，很快影響到了上海的情報系統。某個深夜，父親與他“堂兄”——他的單線聯繫人，幾乎同時被捕。警車駛近北四川路橋堍，“堂兄”突破車門跳車，摔成重傷。

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位于大桥公寓，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日占时期，这座“远东第一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趺跏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的规则。

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铁栅，歌词为俄文：

Эй Ухнем, Эй ухнем, Эй ухнем, Ещё разик
ещё раз

（哎哟嗨，哎哟嗨，齐心合力把纤拉）

……

Разовьём мы берёзу, Разовьём кудряву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 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

Эй ты волга мать-река, Широка и глубока

(伏尔加, 可爱的母亲河, 河水滔滔深又阔)

.....

静坐狱中, 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 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 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船夫曲》, 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极敏感时期, 这位年轻日本兵, 战前是干什么的? 是学生? 现实的隔阂, 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 产生难言的感受。

次年, 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 解至杭州监狱。

两地都属汪伪管辖, 等于嘈杂的菜市场, 杭州监狱更甚, 克扣口粮, 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 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 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 也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 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 付了账, 或一个银假牙, 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 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 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 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

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 趾高气扬进监, 出手阔绰, 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 从外面大馆子里叫

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资助，懂得讨价还价，然后铢锱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了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风度，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

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痛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近西区，已是子夜了，只见附近绿树丛中某一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籍，

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几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上铺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父亲说，静安寺以西，也即“大西路”的“美丽园”，“沦陷”时期是汪伪要人最有名的“汉奸窝”，现只有上年纪的“老上海”才知道了。

父亲的两个大书橱，装有不少共产国际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包括《九评》等等多本政论剪报，不少的线装本旧诗。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是母亲买的，与之相配是父亲的《饿乡纪程》、蓝丝绒面《海上述林》。他的阅读兴趣一直与时代同步，1940年代有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1950年代除了《静静的顿河》，还包括《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苏式主旋律小说。他钟爱和敬佩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有多本中译苏联美术评论，对苏联文化完全接受，包括苏联大马戏团、钢琴家和乌兰诺娃来沪演出，他都清晰地记得，并保存那些并不显眼的节目单。

“文革”初期，他裁开两大张红纸，大字书写“四

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两扇玻璃门上，以示对运动的理解。没半个月，这几扇门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打开，搬走大部分闲书、日记、相册，包括一对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盘，一座铸铁少年像（记得背面常附有同色的蟑螂卵），一尊据说是真正宣德炉，等等，留下的也就是已经泛黄的共产国际理论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九评》等多本政论剪报，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

一九七八年运动结束，开始“落实政策”，我父母的日记及几大册照相簿都已发还，盘子和零星器物自然不知去向。某一日，父亲接到通知，请他携带当年具结的被抄清单，去上海龙华机场认领图书。我和父亲兴冲冲赶到那个巨大的飞机库，发现库内是一个装满旧书破纸的超大堆栈，人头攒动，尘灰飞扬。

无数的人，无数双手，在无数的书册中翻寻，空气中充满浓重的旧纸霉味。他立刻明白，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书了，找不到他喜欢的一巨册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四周都是书主，人头攒动，满眼旧书，曾经被一本一本从全市各个私人书橱里取出、装入黄鱼车或汽车，敲锣打鼓汇集到这个杂乱高广的所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图书与主人间的联系，早就被彻底割断了，每一个来者，此刻都念想着过去，眼前这座大库也确实盛满了过去，但只是一种复杂的堆叠，纠缠着深不见底的

破碎记忆，每人要找的每一页字纸，已熬煮于目眩神乱的这个旋涡之中，必与主人无缘。每一位来者，虽已被告知，可按照当年的单据取回同等数量的书册，但现场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绝望，大家都流着汗，手眼所到之处，只是无数非常陌生的他人的物品，普遍心情不佳。

记得那天，父亲与一小青年争了几句，对方应该就是失主代表或家属了，却不明白也不爱惜这些旧物，一路乱扯乱翻，随手把一函一函整套的线装书拆散，东拿几本，西挑几本。父亲拉住小青年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拿回去也没有用。对方大声回答：这是我个人自由！现在谁怕谁啊！

明显是个受害者，倒蛮有当年害他长辈的这种作风！父亲事后说。

失去了预期的喜悦，他意兴阑珊，没有取回超过原值的书，包括那些他清楚的贵重版本，心情低落。此次从飞机库带回的大多是便宜读物，即使这样，以后细翻这几大捆旧册，窥见零星的藏书印、私人笔迹、剪报，甚至某一页夹有的一丝头发，都令他不安。其中一本《给初学画者的信》（苏联赫拉帕科夫斯基著，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盖“墨海”双框白文印，扉页上是主人匆匆的钢笔字：

支援官亭抗旱归来路过书店，见而购之。

王坚强 65.3 补记



父亲（28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20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一
二
留影于外滩黄浦江船中，也在此时，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1950年10月。